

# “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新战略<sup>①</sup>

吴英成<sup>②</sup>

[摘要] 本文从个人长期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的亲身经历着眼,探讨中国从“请进来”(世界加工厂)至“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国家发展战略。中国重登世界舞台后,广设孔子学院,积极推动汉语走向全球化。以汉语三大同心圈为视角,论述汉语国际教育30年的发展进程,并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可持续性的新战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全球语言;汉语三大同心圈;汉语国际教育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New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Growth in TCIL

GOH Yeng Seng

[Abstract]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a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on the world stage has affected the globalization of Mandarin. With the setting up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Mandari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widespread. As the demand for Mandarin instruction continues to ri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is a shift from the *Qingjinlai* “come on in” era to the *Zouchuqu* “venture out” era,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CIL).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proposes new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growth in TCIL.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language; 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Mandarin users;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 一、绪 言

汉语国际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漫长,我有幸在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的那一年,即

---

① 本文根据2018年6月13日本人于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演讲的录音档案进行增订,对曹贤文、丁芳芳、江静芳、冯耀华、何洪霞等给予的支持与协助,谨此谢忱。这也是中国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和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子项目。

② 作者简介:吴英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汉语教学、全球汉语与汉语变体、汉英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汉英对比与翻译研究、华裔语言与身份认同、教学科技应用等。

1987年,加入创始会员的行列。当年我才28岁,第一次从新加坡兴冲冲地飞到北京西三旗参加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朱德熙、周祖谟等蜚声国际的汉语语言学前辈已达耄耋之年,热忱地提携来自南洋的晚学。30年的岁月过去了,在他们奠下的基石上,汉语国际教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一直坚守汉语国际教育岗位,近年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深感兴趣。4年前我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国际汉语教学硕士课程”开设“汉语国际传播与当代中国”单元,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为核心教材,深入探索“一带一路”的愿景对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将“脱贫”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充分利用中国福建、广东等地地理优势,让沿海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号召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自此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时代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

历经几任中国领导人厚植国家实力,自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积极外交”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也应运而生。“一带一路”不仅是历史复兴之路,也是中国国际化发展的大战略;“一带一路”除了成为欧亚大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互联互通的道路,也为汉语国际传播带来全新机遇。

身处“一带一路”中转站新加坡的华人,对中国重登世界舞台倍感雀跃。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美朝领导人除了对东道主新加坡李显龙总理表示感谢之外,不忘提及中国习近平主席的协助。由此可见,新中两国领导人各自在世界舞台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扮演着不同性质的关键角色。

## 二、汉语成为全球语言

### 1. 全球语言的促因

克里斯特尔(Crystal, 1997/2003)认为:“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否能够成为全球语言,与该语言内在的结构性质、词汇量大小、是否曾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书写工具、是否曾与伟大的文化或宗教联结都无必然关系。”英语是当今的全球语言,但从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人数来看,仅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总人数没有中国的人数多,可见是否成为全球语言与该语言母语使用者人数的多寡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人类历史曾无数次证明,唯有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这个国家的语言才有可能成为通用语。希腊语、拉丁语、古汉语和西班牙语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从母国传播到周边地区,凭借的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英语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全球迅速传播。随着19世纪英国的对外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英语传遍世界各地;加上20世纪美国崛起并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强国,使得英语进一步提升为全球语言。

换句话说,汉语是否能够成为全球语言,与语言本体没有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非语言因素。如今许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目的并不是要成

为中国人,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国防、科技等未来的发展潜力,希望能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使者。

## 2. 汉语三圈的教学及应用

“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来说是极为关键的转折。我早在1999年(Goh, 1999)依据汉语在不同地区的使用情况与传播方式提出了全球汉语三大同心圈,即内圈、中圈、外圈。内圈指传统的“中原”地区,包括大陆与台湾。内圈的特点是汉语不但是政府和企业的行政、教育、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等各领域与正式场合的强势主导语言,同时也是多种语言/方言背景下的普及通用语。中圈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移民所形成的海外华人区,海外华人散布全球各地,其中东南亚是主要移居地区之一。随着全球化人口流动加剧,中圈的海外华人区正在不断扩大。外圈指以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外国学习者,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学汉语的外国人与日俱增,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长期发展来说,外圈应是关注的重心。

我提出的汉语三大同心圈与英语的三大同心圈(Crystal, 1997/2003)相似,但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中圈。汉语的中圈是海外华人区,是靠华人的移民传播;英语的中圈指英美殖民地,是靠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力传播。汉英中圈语言变异的差异,值得学界继续深入研究。关于汉语国际传播,我们的研究视野应该扩大,不仅是研究大陆、台湾等地区,还要跟着“一带一路”衍生拓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今日的汉语再也不是专属内圈的语言,毫无疑问,即将跃升成为世界的语言。

有鉴于此,汉语的应用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角度,更要开始放眼世界。例如:BAT已经成为世人熟悉的中国三家科技巨头公司的英语简称: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它们已晋升成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WeChat)使用群已经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国家。从品牌来看,“HUAWEI”是真正把汉语带出去的中国公司,虽然很多外国人还读不准“华为”二字的声调,可是他们都已经通过这一品牌开始学汉语。汉语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久的将来,中国外销产品都可以直接用汉语品牌,无须再用英语品牌。

## 3.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进程

我在1987年到北京参加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时,当时学界把在中国境内教外国人学汉语称作“对外汉语”教学。2004年以后,汉语国际教育开始走向全球,中国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相对而言,英国也设立了英国文化协会,德国设立了歌德学院,法国设立了法兰西学院,把各自的语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孔子学院的设立标志着汉语国际教育从第一阶段“请进来”的“对外汉语”教学走向第二阶段“走出去”的“国际汉语”教学。然而,孔子学院的课程设计仍未尽完善,未来国际汉语教学内容应针对中、外圈学习者的特殊需求以及特定的非汉语学习环境进行调整,同时配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开设可随时随地学习的在线课程。

### 三、汉语国际教育与时并进

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倡议,将为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欧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不可避免地必定会涉及语言互通问题,对各行业人才的需求也更高:“既需要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复合型的管理人才;既需要人才从中国‘走出去’,也需要加强海外市场的国际人才及当地人才的引入。”(李广宇等,2017)然而,从现有的国际汉语教材来看,当前中国出版的汉语教材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方面并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大多只适合到中国境内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快餐业者肯德基采用的“全球本土化”策略,例如:中国的肯德基早餐套餐与美国不同,特别推出“皮蛋瘦肉粥+油条”套餐,以满足中国人的早餐饮食习惯。倘若国际汉语教学界无法从外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汉语国际化推进的速度必然延缓,因此,国际汉语教材应尽速朝本土化、语别化、国别化、族别化的方向前进。

内圈的汉语教学界,大多主张只能用汉语教外国人,反对双语并用教学法。由于“二”(语)一定有“一”(语),“一”(语)必然影响“二”(语),因此我主张真正的二语/外语教学必须采用汉外双语法,不仅教外国学生第二个语言(汉语),同时还训练学生掌握汉外+外汉的双语互通能力。以我作为新加坡华校生学习英语的经历为例,英语是我的二语,汉语是我的一语,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如何学好英语,而我个人所犯的英语偏误其实大多来自无意识的汉语迁移,这个亲身经验让我了解双语互通的必要性。

### 四、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新战略

#### 1. 打造在线平台作为全球教室

顺应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在线课程通过再中介化、分散化、非物质化三股数字化推动力正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国际汉语教学界应顺势而为,打造在线平台作为全球教室,利用前沿信息通信技术与教育产业开展深度结合,让汉语学习者随时随地进行自主自理的学习,开启数字化教育新篇章。古德温(Goodwin, 2015)指出:“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Uber,本身没有车辆;全球最受欢迎的社群媒体 Facebook,本身不创造内容;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Alibaba,本身没有存货;全球最大的住房供应商 Airbnb,本身没有房地产。”换句话说,汽车与出行、出版与媒体、消费与零售、旅游与饭店等产业已经被科技创新颠覆。未来只要在线课程发展完善,下个阶段的汉语国际教育也必将遭受“创造性创新”的全面冲击。

#### 2. 设置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专业汉语课程

倘若要在外圈教外国人汉语,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本土化需求。由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专业领域的人才,因此,国际汉语教学不仅训练学生掌握日常所需的衣食住行语言沟通技能,还必须开设专业行业汉语课程,依据金融、科技、交通、运输等不同

产业设计相应的课程,而本土化教材的研发、语言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下一阶段急需关注的重点领域。

随着中国转变为积极外交大国战略,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该不负时代,借力使力,乘势而起,承担国际汉语教学使命,搭建本土化、语别化、国别化、族别化的在线交流平台,加速汉语国际化的进程。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C].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李广宇,吕文博,李超.“一带一路”2.0:市场化运作扬帆起航[J]. 麦肯锡季刊,2017(2).
- [3] 吴英成. 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 吴英成,林惜莱. 汉语国际传播:全球语言视角[J]. 汉语教学学报,2009(5).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6]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2003.
- [7] YENG-SENG GOH. Challenges of the rise of global mandarin[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99, 34. 3: 41-48.
- [8] YENG-SENG GOH.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9] GOODWIN T. The battle is for the customer interface[EB/OL]. TechCrunch, 2015-03-04.
- [10] MCAFEE A, BRYNJOLFSSON E. Machine, platform, crowd: harnessing our digital fu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7. [中文译本:安德鲁·麦克费,艾瑞克·布林优夫森. 机器,平台,群众:如何驾驭我们的数位未来[M]. 李芳龄,译. 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2017.]
- [11] HENRY G WIDDOWSON. The monolingual teaching and bilingual learning of english [M]// ROBERT L COOPER, ELANA SHOHAMY, JOEL WALTERS. New perspective and issues in 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 festschrift for Bernard Dov Spolsk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7-18.